

# 论习近平新时代人民观的生态幸福维度<sup>\*</sup>

王 宽<sup>\*\*</sup>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人民观逐渐形成，其中习近平关于人民生态幸福的重要论述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国内学界普遍受国外学界主观主义生态幸福研究范式的影响，把生态幸福理解为生态幸福感。习近平总书记则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语境下，提出了以生态安全为基础、以生态福利为特征、以生态公平为原则、以生态愉悦为标志的生态幸福中国方案，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生态幸福思想。

关键词：生态幸福 人民观 历史唯物主义 中国方案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强化“为人民服务”的立党宗旨，逐步形成了以“人民中心论”为思想核心的习近平新时代人民观。习近平新时代人民观内涵丰富、思想深邃，包含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多个方面多个领域的内容，本文着重从生态幸福维度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人民观。“人民的幸福”是习近平新时代人民观的核心理念，因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习近平新时代人民观就是围绕如何实现“人民的幸福”而展开的。“人民的幸福”又包含多个方面多个层次，其中“生态幸福”是“人民幸福”的重要方面，是习近平新时代人民观的重要维度。本文首先对“生态幸福”进行

---

\* 本文系 2016 年度高校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项目“高校党委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责任制研究”（16JDSZK005）阶段性成果，辽宁省社科项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及其中国实践研究”（L17CKS005）、辽宁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思想及其在中国的传承与发展”（WQN201710）阶段性成果。

\*\* 王宽，辽宁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导师。

历史考察，接着阐释习近平有关生态幸福的论述，从生态幸福维度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人民观。

## 一 “主观主义”生态幸福思想的形成 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生态幸福”这个概念是在中国语境下，由中国学者最先提出的，目前在能够查找到的文献资料中，李露亮、梁彤伟在其论文《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生态伦理基础》（1998）中最先使用了这个概念，但该文只是提出并未做任何阐发。目前国内学者对生态幸福的研究主要还是受国外学界“主观主义”生态幸福思想的影响，基本上是一条“主观主义”研究理论开展研究的。而国外这一影响广泛的“主观主义”生态幸福思想的形成则经历了一段幸福研究与生态研究由分疏到融合的过程。国外学界对幸福的研究源远流长，可追溯至古希腊，对生态的研究则晚得多，但从1866年海克尔创建生态学算起也有100多年的历史了，而生态幸福研究则最晚，学术史不过10余年。21世纪以前生态研究与幸福研究长期隔绝，进入21世纪，国外学界开始将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引入幸福研究，随即生态环境对“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所具有的重要作用被揭示，由此生态研究与幸福研究开始融合，生态幸福开始出场，并最终形成了主观主义、心理主义的生态幸福研究范式，其相关研究多使用“环境的幸福”（Environmental Happiness）、“环境的幸福感”（Environmental Well-Being）、“幸福的生态学”（Ecology of Happiness）这几个概念。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有：德国学者韦尔施（Welsch）运用跨国数据对环境质量进行量化测评，得出人的主观幸福感与“潜在生态风险指数”（The Potential Ecological Risk Index）成反比的结论（2002）；法国学者马里亚诺（Mariano）则依据巴西生态分布状况以及特殊的政治环境，得出独裁的政治制度引发的“生态不公”（Ecological Inequality）是国民幸福感危机首要因素的结论（2005）；地球环境系统科学家埃里克（Eric）提出人们应选择珍爱自然世界的生活模式，并从中感受幸福（2012）；美国学者巴尔（Bahl）、米尔恩（Milne）等人则设想通过“正念”（Mindfulness）这一心理学方法提升人们的环境幸福感（2016）。

总的来看，国外学者实质上把生态幸福理解为生态幸福感，其通过量

化研究的方法较为精确地分析了生态幸福感的内在结构，同时提出了通过转变个人生活方式来提升个体生态幸福感的方法，这些研究成果对当下中国人民实现生态幸福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但其把生态幸福理解为生态幸福感的做法也遮蔽了生态幸福的本质，使生态幸福所隐含的人类生存形式之重大变革的历史意义被消解，同时又使得生态幸福感对于实现生态幸福所具有的重要中介作用被忽视。

在上述国外“主观主义”生态幸福思想的影响下，当前国内学界基本上是在“主观主义”生态幸福话语体系下开展研究的，普遍把生态幸福等同于生态幸福感，生态幸福被理解为在认识、探索和亲近自然的过程中所获得的身心愉悦的心理体验，或因生态需求得到满足而产生的满足感。国内学界虽然总体上对生态幸福做主观主义、心理主义的理解，但在生态幸福危机、生态幸福实现等方面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形成了以下三种不同理论倾向的生态幸福思想。

第一，带有精神哲学性质的生态幸福思想。此类生态幸福思想着力于探讨生态幸福的精神哲学基础，把生态幸福理解为人类的一种“生存状态”和“生命状态”<sup>①</sup>。此类观点认为生态幸福是人的一种“生存状态”，这与历史唯物主义生态幸福思想相一致，但是马克思把人的这种“生存状态”置于具体的现实的社会历史中加以考察，而此类观点则着重考察人的精神系统对人的“生存状态”的影响。

第二，后现代主义倾向的生态幸福思想。此类生态幸福思想在学界比较有影响力，其在后现代主义视域下探讨生态幸福，认为现代人之所以不幸福是因为缺少必要的“生态信仰”，进而提出通过塑造现代人的“生态幸福观”来使现代人重获幸福。<sup>②</sup> 此类观点从现代性批判的视角探讨了现代化进程中人的幸福危机的根源，这对我们理解当代生态幸福危机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基于后现代主义的现代性批判不能取代历史唯物主义的资本批判，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能使现代人真正走出生态幸福危机。

第三，生态文明建设视域下的生态幸福思想。此类生态幸福思想以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为背景，认为生态幸福是马克思主义幸福观的最新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新观点，生态幸福的实现离不开

① 陈云 《论生态幸福及其哲学基础》，《内蒙古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② 袁祖社 《生态文化视野中生态理性与生态信仰的统一——现代人“生态幸福”观何以可能》，《思想战线》2012年第2期。

社会主义制度。<sup>①</sup> 此类观点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语境中探讨生态幸福，这对帮助中国人民获取生态幸福十分有益。但是此类观点没有概括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唯物主义生态幸福思想的最新发展，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论述有待于系统阐发。

总体来看，国外学界的“主观主义”生态幸福思想提出了一套心理学与生态学相结合的生态幸福研究范式，并对中国学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学界在生态幸福本质的理解上接受了生态幸福就是生态幸福感的观点，同时中国学界又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从精神哲学、后现代理论等视角探讨了中国人民遭遇生态幸福危机的原因，提出了在生态文明建设视域下探讨生态幸福的设想，这些积极地探索为我们进一步研究生态幸福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同时也应看到主观主义生态幸福思想的局限性，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对主观主义生态幸福思想进行反思，结束历史唯物主义在生态幸福研究中的失语状态是进一步深入研究生态幸福的必然选择。

## 二 马克思对“主观主义”生态幸福思想的反思及历史唯物主义生态幸福思想的确立

马克思没有使用过“生态幸福”这个概念，但是马克思的生态自然观与其幸福本质论之间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我们只要稍加分析便可以看到马克思是如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探讨生态幸福问题的。马克思对生态幸福的理解完全不同于“主观主义”生态幸福思想，其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对主观主义生态幸福思想进行了深刻反思，拯救了“沉沦”中的生态幸福。

首先，马克思在批判主观主义幸福观及建立人与自然的原初关联过程中揭示了生态幸福的本质。从古至今幸福与幸福感的区别始终不甚明了，幸福的本质往往被理解为一种主观愉悦感，而马克思则把幸福的本质理解为一种体现人的本质的生存状态，幸福是客观的、实在的，幸福与幸福感有本质的差别。马克思指出，“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就是要求

---

<sup>①</sup> 黄娟、李枋霖 《生态幸福及其实现途径》，《毛泽东思想研究》2013年第4期。

人民的现实幸福”<sup>①</sup>，而“宗教是还没有获得自身或已经再度丧失了自身的人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感觉”<sup>②</sup>，就是说，宗教给人们带来的幸福只是一种主观的、虚幻的心理体验和“精神慰藉”，只是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和意识而已。马克思强烈地反对这种主观的“虚幻幸福”，主张从人的本质、生存状态、发展状况出发去考察人的“现实幸福”。这种人的“现实幸福”就是摒除了宗教异化之后的人对其本质的重新占有，就是人能够像人那样去生存，由此马克思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幸福本质论。

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人与自然关系的主流观点是人为自然立法，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而马克思则认为，人与自然在存在论层面上具有原初的内在关联性，“即人对人来说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来说作为人的存在”<sup>③</sup>。自然界作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人就是自然，人通过自然界使自己成为人，即马克思所说的“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或者说，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sup>④</sup>。同时，人化了的自然界作为对人来说真正的、属人的自然界，自然就是人，是人的“另一个对他说来感性地存在着的人”<sup>⑤</sup>。由此，马克思形成了人就是自然界，自然界就是人，人与自然相同一的生态自然观。

把马克思上述的生态自然观与幸福本质论联系起来，我们便可以看到马克思对生态幸福本质的看法。马克思认为幸福的本质在于人对其本质全面占有之基础上所实现的属人的生存状态，而人要想占有其本质，就必须将自己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给自然，再通过自然来显现、确证自己的本质，由此自然成为人之幸福的前提和基础，“生态”因素成为“幸福”结构的基本要素，“人与自然相同一”的生态逻辑是人实现幸福的内在根据和必经环节，人只有是“生态”的才能是“幸福”的，生态幸福的本质就是人通过“自然”而实现的属人的生存状态。马克思把生态幸福理解为一种人的生存状态而不是人的主观感觉，这是从唯物主义立场上反思了主观主义生态幸福思想，使得生态幸福的本质得以显现。

其次，马克思在阐述人之不幸福的根源和人与自然关系的断裂过程中，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96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209~210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94页。

阐发了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生态幸福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sup>①</sup> 也就是说能否实现人的本质，实现属人的生存状态，进而获得幸福取决于一定的社会关系结构。而人之不幸福的根源就在于一定的社会关系结构阻碍了人的自我实现，使人的本质被异化，人不能像人那样生存。依照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系统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结构就是这样一种阻碍人像人那样去生存的典型，它就是人之不幸福的根源、幸福危机的根源。同时，马克思还认为人与自然相同一的原初内在关联只有在特定的社会关系结构中才能实现，即“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人的合乎人性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sup>②</sup>。而斩断人与自然这种原初关联的还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结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结构使得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异化，这是生态危机形成的基本机制。

基于马克思上述对幸福危机与生态危机的剖析，我们便可以看到马克思对生态幸福危机的看法。生态幸福危机形成的根本机制就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结构割裂了人与自然以及人与自身的内在联系，由此实现幸福的生态逻辑被彻底斩断。马克思对生态幸福危机分析的基本逻辑显示出他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入手，深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结构，把生态幸福危机与一定的社会制度形态相关联，从而找到了生态幸福危机的根源，摒弃了主观主义生态幸福思想从生态环境变化对人的主观感受的影响这一浅层次入手进行分析的研究路径，正式开启了生态幸福研究的历史唯物主义视域。

最后，马克思在阐发人之幸福的获取和人与自然矛盾真正和解的过程中提出了实现生态幸福的历史唯物主义路径，即通过实现共产主义来实现人的生态幸福。马克思认为，只有用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才能使人的本质从异化之中解脱出来，使人能够像人那样生存，即共产主义作为“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sup>③</sup>，由此人民便可以获得真正的“现实的幸福”。同时，马克思还指出，“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50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8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85页。

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sup>①</sup>，这表明实现人与自然相同一的历史过程就是人类实现自身解放的历史过程，即只有通过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才能在实现人类自身解放的过程中实现自然的解放。由此，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深刻地把握了左右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力量，即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从而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作为生态危机根本原因的历史秘密，提出了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在实现人类解放的同时也是自然解放的生态文明实现之路。

基于上述马克思提出的实现幸福的方式和人与自然和解之路，我们可以看到生态幸福的历史唯物主义实现逻辑，即以共产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是实现人民生态幸福的根本途径。马克思提出的生态幸福的共产主义实现路径超越了主观主义生态幸福思想从人的精神意识领域解决人的生态幸福危机的设想，从更为宏大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演变中寻求突破，把生态幸福的获取视为人的生存形式的一种重大变革。总的来看，马克思用唯物主义的方法翻转了主观主义生态幸福思想对生态幸福本质的主观阐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具体地历史地分析了生态幸福危机的资本主义根源，给出了实现生态幸福的共产主义路径，这为当代中国人民寻求生态幸福提供了重要的哲学依据。

### 三 习近平对生态幸福“中国方案”的 构建及其对历史唯物主义生态 幸福思想的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生态文明建设问题上始终坚持“人民中心论”立场，把人民的生态幸福视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最根本目标。在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明确要求，“全党同志一定要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而“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sup>②</sup>。

<sup>①</sup>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第185页。

<sup>②</sup>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第11页。

这表明环境美不美已经成为人民生活好不好的重要因素之一，建设美丽中国，实现生态文明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人民的幸福，人民的生态幸福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价值指向，要通过改善生态的实践为人民赢得更多的生态利益，“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sup>①</sup>，进一步完善构建反映人民生态权益诉求的体制机制将是未来生态文明建设的新的发展方向。由此看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了历史唯物主义生态幸福思想的基本观点，从人民的实际生活状况出发衡量生态文明建设的成败，从生态实践出发去现实地创造人民的生态幸福，并依据人民的现实生态需求提出了在当代中国实现人民生态幸福的“中国方案”，从而创造性地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生态幸福思想。

第一，以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的生态安全建设，即通过化解生态危机使民众获得生态安全，实现安享生态，为实现生态幸福奠定安全基础。生态安全本质上是指人民的身心健康不因生态环境恶化而受到威胁的一种生存状态。生态安全是生态幸福的基础，是构成生态幸福的基本要素之一。安全永远是人最基本的生存需要，没有了安全，幸福生活无从谈起。在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总书记把“着力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列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四个基本问题之一。“突出的环境问题”指的就是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这些问题极大地危害人民的生态安全。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求，即“建设美丽中国，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sup>②</sup>。同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案，即“环境保护和治理要以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sup>③</sup>，“以对人民群众、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态度和责任，真正下决心把环境污染治理好、把生态环境建设好”<sup>④</sup>。由此看出，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安全的首要意义有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第50页。

②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第74页。

③ 《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 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人民日报》2013年5月25日。

④ 《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 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人民日报》2013年5月25日。

着高度自觉，他特别强调要以严格的法律制度为实现生态安全划定生态红线，进而推进构建“生态安全格局，保障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sup>①</sup>，使人民免受生态危机的威胁，安享生态文明建设成果，为实现生态幸福奠定安全基础。

第二，以“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为理念的生态福利建设，即通过发展绿色生产力使人民在生态文明建设中能够有所收获，实现享受生态，为实现生态幸福提供物质保障。生态福利建设是把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丰沛的自然资源作为一项公共福利向公民进行供给的政府行为，符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上提出的“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sup>②</sup>的新要求。生态福利把生态利益视为一项福利，注重生态文明建设的经济效益，主张为民众提供更多的绿色消费品，通过绿色发展来提升生产力水平，进而为民众提供实实在在的经济利益，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只有人民在生态福利建设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生活水平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改善，民众才能收获实实在在的幸福，生态幸福建设才算成果显著，因而生态福利建设是实现生态幸福的重要举措之一。为此习近平总书记特别指出，“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要努力把生态环境保护与脱贫致富紧密地结合起来，即“要科学布局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扎实推进生态环境保护，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人民生活质量的增长点……”<sup>③</sup>通过生态环境保护来实现生态扶贫，使一部分贫困人口因生态环境保护而得到更多的经济实惠，成为绿色发展的受益者，能够真正实现享受生态。

第三，以实现“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为主旨的生态公平建设，即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制定生态补偿制度，来消除利益冲突，使人民享有生态公平，实现共享生态，为生态幸福提供制度保障。在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总书记历史性地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

---

① 《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基本国策 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人民日报》2013年5月25日。

②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第50页。

③ 《习近平在华东七省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上强调抓住机遇立足优势积极作为 系统谋划“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网，<http://military.people.com.cn/n/2015/0529/c172467-27072982.html>。

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sup>①</sup>，明确把发展不平衡作为我国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的主要问题，把“保证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有更多获得感，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sup>②</sup>作为化解新的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突破口。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实现生态公平就是化解矛盾的一种重要举措。生态公平是指社会全体成员在自然资源配置、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损失补偿中平等地承担责任和履行义务。生态幸福不是一部分人的幸福，而是惠及全体中国人民的最普惠的民生工程，为此必然要求以生态公平为基本原则。习近平总书记尤为重视生态公平建设，实现生态幸福的基本原则就是“普惠”，最大限度地使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由全体中国人民共享，而不能成为少数人的特权和专利。为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环境损害赔偿制度”<sup>③</sup>。继而提出了其生态公平建设的三原则。一是“谁使用谁付费”，平等地使用自然资源，要实现自然资源价值的市场化，不能使自然资源被一部分人无偿使用，而损害全体人民的生态利益。二是“谁破坏谁修复”，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地承担生态义务，对于破坏生态环境的责任人要给予必要的处罚，用以修复生态环境，保护其他社会成员的正当利益。三是为子孙后代的发展留有充足的生态余地，即当代人与后一代人共同平等地享用自然资源与生态空间，当代人不能过度开发自然资源，影响子孙后代的可持续发展。

第四，以“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为信条，增强人民的生态幸福感，实现乐享生态，为衡量生态幸福状况，实现生态幸福提供了有效途径。历史唯物主义生态幸福思想告诉我们，生态幸福感与生态幸福有本质的差别，但二者并非没有关联。真实的生态幸福感是对生态幸福的真实的主观感受，它真实地反映了处于生态幸福之中的人的身心体验，是衡量生态幸福状况的重要指标，通过提升人的真实的生态幸福感来实现生态幸福是建设生态幸福的有效中介。在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

①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第11页。

②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第23页。

③ 《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第105页。

要让人民有“获得感”，并提出要“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sup>①</sup>，这就表明准确反映人的生存状态的真实的幸福感是人得到全面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激励人实现全面发展、收获“现实幸福”的实际举措，实现人民的生态幸福应该也必须从人民的真实的生态幸福感出发。生态幸福感是指人们因优美的自然环境而产生的身心愉悦感，增强人民的生态幸福感是人民在获得生态安全、增加生态福利、实现生态公平之基础上的更为高级的生态幸福追求。基于此，习近平总书记也把生活于优美的生态环境之中视为人民应有的一种高级精神与物质相融合的感受，提出“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的著名论断，并提出了“实施‘碧水蓝天’工程，让生态环境越来越好，努力建设美丽中国”的战略构想。“建设美丽中国”实质上就是要为人民打造一个“天蓝、地绿、水净”的宜居环境，就是要“把城市放在大自然中，把绿水青山保留给城市居民”<sup>②</sup>，让中国人民能够在优美的环境中进行生产、享受生活，使中国人民在重新面向自然、走进自然，在与自然界的深度融合中感受自然之美，进而得到一种自我升华和乐享生态带来的身心愉悦。

总的来看，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语境下，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生态幸福思想，提出了实现生态幸福的中国方案。生态幸福以生态安全为基础，以“生态福利”为特征，以“生态公平”为原则，以“生态愉悦”为标志。实现人民的生态幸福必须保障人民的生态安全，为人民提供生态福利，树立生态公平原则，增强人民的生态幸福感。由此，习近平总书记把历史唯物主义生态幸福思想带入了一个全新的境界，向全世界阐释了实现生态幸福的中国方案。

---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第45页。

② 《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第110页。